

# 搶救國家文獻，維持文化遺產

## 《烽火守書人》的奮戰和心聲

王岫 ◎ 文字工作者



烽火守書人：  
伊拉克國家圖書館館長日記  
薩德·伊斯康德著；李靜瑤等譯  
大塊/9707/306頁  
21公分/320元平裝  
ISBN 9789866841262/AY/864

本年4月21日，是國家圖書館75周年館慶，國圖特別舉辦一項「搶救國家文獻——1940-41中央圖書館搜購古籍檔案展」的特展，讓館員及民眾了解昔日圖書館先進與時賢，在戰火下護持國家文獻的艱難，以及館藏經營的苦心，實在特別有意義。筆者偶回圖書館參觀這項規模雖小卻精美的展覽，我總想起民國67年初到南海路中央圖書館上班時，最讓我興起於此工作是一種榮譽，也有一層使命感的，就是閱覽大廳牆上，前蔣復璁館長親題的一幅對聯：

百萬冊辛勤搜集，多付秦灰。今屈指數來，珍存漢簡唐鈔宋刻明槧，皆瑯嬛祕笈，歷劫不磨，努力好古敏求，堪喜斯文猶在。

十餘年慘澹經營，盡成陳跡，又從頭作起，粗備歐美典籍東西輿圖，是知識寶庫，

開卷有益，效法知難行易，必教失土重光。

這幅對聯的文字，既點出圖書館，特別是一所身負「徵集國內出版品，以蒐集本國文獻，並保管與維護珍藏古籍，以促進國家文化宏揚」之國家級圖書館之使命與任務，但也道出圖書館面臨戰火及動亂時代，維護圖書文獻安全及開放閱覽，啓迪知識之不易。可惜的是，這幅對聯的兩塊長木板，央圖遷到中山南路新館後，一直找不到適當地點再懸掛，新進的同人，多已無機會再親炙這兩段文字所散發出來的那股激勵人心的氣息了。

可幸的是昔日圖書館先進與社會時賢搶救古籍，頗有成就，造就了遷臺復館的中央圖書館，有了豐富古籍珍藏的基礎；而央圖在8年抗戰期間，屢次避戰火而遷移，成為播徙大江南北的流浪圖書館（參見筆者92年4月20日聯合報副刊〈流浪的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七十星霜〉之拙文），但館藏毀於戰火的並不多，只是一般書籍在國共內戰後，無法隨重要古籍搬遷來臺而已。

所以，比諸我最近所看的一本《烽火守書人》所描寫的伊拉克國家圖書館暨檔案館



(Iraq 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 簡稱INLA) 在現代化武器和戰爭破壞下所遭遇之慘烈下場，我們過去央圖的命運，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但伊拉克也像我們有許多在戰火下搶救國家文獻和保存文化遺產的志士，他們的奮鬥事蹟，也贏得世界各國的尊敬；INLA的館長薩德·伊斯康德 (Saad Eskander)，就是其中之一。《烽火守書人》一書所描述的，其實只是他為INLA奮戰的其中幾個月的日記報導而已，但卻像大河史詩，已把伊拉克的歷史和文化，以及國家圖書館的任務和責任等，都給世人一個深刻的印象了。

伊拉克戰爭爆發於2003年3月20日，雖然不到一個月，英美聯軍就攻陷巴格達，海珊政權也因之下臺。但伊戰歹戲拖棚，戰後美國雖然不斷草擬計劃重建伊拉克，同時委任當地人擔任臨時政府官員，但由於伊拉克不少派別的宗教及政治組織並不支持美國，故至今針對美英的軍事佔領而進行各種遊擊戰及暗殺或汽車炸彈攻擊等仍然風起雲湧，使得首都巴格達及一些大城，還是處於烽火漫天的危險、緊張情況下。

戰爭對歷史建築、珍貴文物等的毀滅、破壞、流失，是最大的兇手，特別是現代科技發展下的強大武器，使得伊戰開打不到三、四週，無論博物館、圖書館及其他文化設施等都損傷慘重，重要文化遺產毀的毀，丟的丟，真是伊拉克文化的一大浩劫。

但就像美國作家柯林斯 (Larry Collins) 1965年所寫的《巴黎戰火》 (*Is Paris Burning?*, 後曾拍成電影) 這本書所描述

的一樣，戰火下總有許多人，在危險的處境下，搶救瀕臨毀壞佚失的珍貴文物。就伊拉克的圖書館界而言，南方大城巴斯拉 (Basra) 的中央圖書館館長艾莉亞·穆罕默德·貝克 (Alia Muhammad Baker) 在戰爭之前和期間，不斷運送重要館藏到安全地方的救書行動，已被美國童書作家及插畫家溫特女士 (Jeanette Winter) 寫成童書繪本《巴斯拉圖書館員》 (*The Librarian of Basra: A True Story from Iraq*)；連政治漫畫家史塔馬蒂 (Mark Alan Stamaty)，也插足這個故事，出版漫畫書《艾莉亞的任務》 (*Alia's Mission: Saving the Book of Iraq*)。雖然有點諷刺，伊戰是美國發起的，但這兩本書在美國都是被教師和專家推薦給兒童和青少年閱讀的，好讓他們認識保存文化遺產的重要。溫特女士《巴斯拉圖書館員》一書，國內出版社也出版中譯本了，想必我們的讀者也有很多人知道這個真實的故事。

另外一個為伊拉克文化遺產的保存而奮鬥的圖書館界人士，就是本書的主角——INLA的館長薩德·伊斯康德先生。

伊斯康德生於巴格達，但於1981年到伊拉克北部參加庫德族的反抗運動組織；1986-1990年間，他住在伊朗，後來又去敘利亞住了6個月，並於1990年移民到英國，在北倫敦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 London) 得到現代史學位，再於倫敦大學經濟學院完成國際關係和歷史學的碩、博士學位。

2003年底，海珊政權垮臺後，伊拉克臨時政府聘他回巴格達擔任INLA館長，希望他

重建已遭炮火毀損的圖書館，並力求短期內能重新對外開放。

伊斯康德放棄了他在倫敦舒適的生活，帶著妻子和幼兒，回到烽火漫天的家鄉；他後來接受美國圖書館協會所屬的《美國的圖書館》（*American Libraries*）雜誌編輯電話訪問時，提到為何選擇回鄉，他說：「就是想為保存伊拉克的文化遺產，捍衛人民求知的權利而盡一份力量」。

這是一份艱苦的工作。INLA除了部分館舍受到嚴重毀損外，圖書館文獻也遭到搶劫或燒燬，估計檔案文件遺失了60%，珍善本書遺失95%，手稿損失25%，重建之路，真是漫長而艱鉅。

伊斯康德雖然率領近四百位館員努力不懈的工作，也尋求國外圖書館界的協助；但主要的困難就是他原本以為戰後即可成為民主政權的伊拉克新政府，卻因宗教派系的內鬥及武裝反抗軍持續的進行游擊戰，使得巴格達槍戰和炸彈聲，在這四、五年來一直未曾歇息；動輒停電、交通封鎖和管制，甚至於國民衛隊和美軍也經常強行進入館舍搜索武裝反抗份子等，都影響圖書館的重建工作、館員的安全和讀者進館的意願等。

最讓他氣急敗壞的是，新政府雖然請他回國擔任INLA的重建工作，但他們和海珊的舊政府一樣，許多首長都是宗教團體成員，這些首長對屬「世俗文化」的圖書館壓根兒沒興趣，對圖書館的復建工程不僅不積極，更別提致力於圖書館現代化了。他的頂頭上司——文化部長和部裡的官員，也是充滿官

僚和貪腐習性，他的許多計畫申請和人事、經費等案件，老是被凍結或擱置。

在此情況下，伊斯康德做得很辛苦，但他仍然奮戰不懈，不輕言放棄。在2006年底，他首先說服政府，讓INLA重新開放，然後他也開始寫日記，並用電子郵件寄給國內外學術界的友人，期望國際間了解INLA在戰火下的困境。他的友人將他的日記逐日登在部落格，後來大英圖書館的「The World's Knowledge」網站也轉載了這份從2006年11月到2007年7月的日記，引起了世界各國圖書館的關注，也紛紛伸出援手，協助INLA的重建工作。大英圖書館表示他們將伊斯康德的日記登在網站上的原因，除了是表示對姊妹館（兩者同是國家圖書館）的支援和團結心的宣示外，也希望提供一個平臺，讓INLA得到更多的公眾聲援和專業的協助。伊斯康德的日記登到7月後就結束了，因為他覺得老是用他圖書館悲情和同仁們的犧牲生命來博取輿論的注意，開始讓他覺得有罪惡感和不安。但不可否認的，他這幾個月公開的日記，也讓INLA有許多支援。大英圖書館除了贈送外交部有關伊拉克1914-1924年間的檔案縮影複本，供INLA充實復建館藏外，也發動各大學圖書館運送了價值3萬美元的300冊教科書給INLA；要知道INLA2007年買外文書的經費只有7千美元呢！其他如美國、義大利、荷蘭、捷克等，也紛紛支援出版、修復的設備及微縮膠卷、電腦及印表機等器具；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也呼籲各國共同重視INLA的重建，並曾譴責美軍和新政府



國家衛隊不當侵入INLA的搜索行動。

筆者雖然從《美國的圖書館》雜誌上，看到編輯寫著以電話訪問（因為INLA網路經常不通）伊斯康德時，因為通訊不良，伊斯康德必須打開窗戶，靠近窗口外其他大樓上的接收設備，才能勉強接聽電話；但是一打開窗戶，大聲講英語，又恐怕自己成為武裝反抗軍狙擊的對象。這已是伊斯康德困境的縮寫了。但讀了9個月日記的全文後，更加令我觸目驚心——他的館員和他們的親友們，經常被謀殺或死於戰火、傷於汽車炸彈事件，要不然就是被威脅或被綁架失蹤，日日生活惴惴不安，如何能專心於館務工作？圖書館經常因缺電、限電和街道爆炸事件而閉館，如何營運？網路通訊不良，館長還得經常上網咖才能傳遞電郵，如何推展圖書館的現代化？缺乏空調，影響文件資料的保存和維護，怎麼因應？上級的貪婪、官僚、無效率，影響到圖書館的重建，該又如何？員工專業人才和訓練不足，怎樣才能扶植他們學習新技能？……

在這樣情況下，許多人早就打道回府不幹了，但伊斯康德卻冒著危險和一般人無法容忍的環境，盡力維持著圖書館的開放；書中提到，INLA 2007年3月讀者人數306人，4月份為381人；我們看來好笑，平均一天10人左右而已，但這畢竟是伊斯康德在戰火下的

重建人民心靈避風港的成果之一。在這五年來，他運回並保護屬於總統府的秘密檔案，免得資料再流失；他找回部分被劫走的圖書館史料；他參加書展、接受路透社和其他媒體的訪問，讓INLA的困窘情況，能為外界所知；他強硬對抗了上級的官僚，終於完成了檔案史料室和國家先烈圖書室的整建工程；他也參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所發起的「世界數位化圖書館」計畫，打算進行館內珍貴文獻的數位化工作；他也規劃了伊拉克口述歷史的計畫，並積極爭取圖書館能從文化部獨立出來；他也不斷舉辦員工的進修和訓練，並且是伊拉克唯一有女性員工組織團體的機關……。這就是伊斯康德館長，在「沒有聽到爆炸聲，就算是美好一天」的巴格達，為一所原已半成廢墟的圖書館所做的努力。

身為圖書館員，我感嘆、敬佩我們的同道在如此惡劣環境下所呈現的勇氣和毅力。但這本書其實也不光是圖書館員該讀的，一般讀者更能從伊斯康德館長日記所描述的巴格達戰火，了解到伊拉克戰爭和伊拉克的歷史和現況；這在我們當今重羶腥和八卦的媒體，報導是很不足的。我們更希望文化和教育官員也能讀一讀，讓他們知道圖書館的重要性，也能知道「官僚」——對文化是一種無形的謀殺。